

情繫大陸的于右任

張東寶*

2003年3月1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姜恩柱的邀請下，與採訪“兩會”的中外記者見面並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說起台灣，我就很動情。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國民黨的元老于右任，在他臨終前寫過的一首哀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于氏的這首《望大陸》詩，表達了一個漂泊無依的遊子思戀故土，渴望兩岸統一的拳拳之忱與殷殷之情。有人說，這首詩是于氏的抒情絕唱，也是他晚年渴望葉落歸根，卻始終未能如願的極大遺憾。

于右任帶着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他那首膾炙人口的《望大陸》，卻在中華民族的詩歌史上留下了光彩而又永不磨滅的一筆。

一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別署騷心、髯翁、太平老人，陝西三原人，祖籍涇陽。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出生於陝西三原，他出身貧寒，故常以“牧羊兒”自稱。¹

于右任的生母趙氏小時候就因家貧，頭插草標被賣過。于右任兩歲時，生母趙氏病重，將伯循託付給房氏撫養。房氏是于右任二伯父的妻子，因丈夫下江南長期沒有音訊，房氏娘家勸她改嫁。但是爲了趙氏的遺願，她抱着伯循來到城隍廟，對天起誓：願守空房，吃千辛萬苦，也要把伯循撫育成入。

于右任六、七歲時，求房氏爲他買了一隻便宜的跛羊。他天天早起放羊，爲的是能夠生下小羊，補貼

家用。然而有一天放羊時竄來三隻野狼，不僅噬食了跛羊，還要撲食于右任。幸虧一位楊姓村民趕到，才救了他一命。

7歲那年，于右任的舅父送他到村中馬王廟學塾啓蒙。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于右任見家裏連鹽都買不起，便利用課餘或逃學到鞭炮作坊卷紙炮賺錢。有時，他一天可以掙二十多文錢。房氏得到消息，拉着于右任向學校先生檢討家教不嚴，跪下讓先生用戒尺罰打自己。感動得先生從長衫裏摸出九文大錢，交給貧寒的于右任母子買鹽。經歷此事之後，于右任便更加刻苦專心地學習。

于右任勤勉苦學，17歲中秀才，23歲中學人(時在清光緒二十九年)。參加陝西省考試後，學政葉爾愷評價于右任是“西北奇才”，並送于右任一本《出使四國日記》。

少年時受到的苦，于右任從來不忘。成名後，對於有恩於他的恩人和家鄉，于右任盡孝盡力；他將房氏伯母當生母供養。令人抱恨的是1927年間，陝西大旱三年，饑民爲了活命，挖掘了房氏墳墓，企望變賣殉葬品。于右任得知，悲痛萬分。已經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常委、軍事委員會常委等職的他沒有報復掘墓者。他體諒災民是因災情所致，覆電家鄉“不要追究”。只是作詩歎淚：“發塚原情亦可憐，報恩無計慰黃泉。關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兒哭墓年。”

于右任後來身居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等要職，曾經回鄉尋訪對自己有恩、卻多年不見音信的舅舅。由於戰亂頻仍，未能找到舅舅。他在灑淚而歸時，聲稱“陝爲吾父，甘爲吾母”！爲了“父母”不再受窮，從20世紀20年代起，他就建言“開發西北”，並呼籲社會賢達“興學興農”。他首倡西北農學院(今西北農大)、渭北中學，還先後在三原創辦“民治小學”、“民治中學”、“三原女子中學”等等。

* 福建省老子研究會顧問

二

1900年8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逃往陝西避難。時年21歲的于右任認為，慈禧一夥正是國弱民窮的根源，他要上書陝西巡撫岑春萱，殺死西太后，被同學好友制止。

儘管已經中學，儘管已經結婚，于右任救國救民雄心依舊。有一天，24歲的于右任披頭散髮，光着上身，提一把砍刀，照了一張相。這張相片配上“換太平以頸血，愛自由如髮妻”的題聯，被照相館老闆私自加洗多張送人。

兩年後，于右任赴河南開封科考。三原縣令德銳向陝西總督密報，說于右任是“革命黨”，證據就是那張相片及其題聯、詩章。當局立刻下令通緝。于右任聞訊後，逃到上海，化名“劉學裕”（“留學於”），輾轉震旦學院學習。在震旦學院，于右任受到馬相伯院長的賞識。他開始在《新民叢報》上以“于右任”為名，發表言辭激烈的文章。“右任”既用“夫子循循善誘人”中“誘人”諧音，以指反清；古代“左衽”指代少數民族，“右任（衽）”指代漢族。

在上海，于右任還參加創辦中國公學、上海大學。馬相伯組建新校，于右任協助並擷取《卿雲歌》（據《尚書大傳》記載，這是一首禮贊光明的頌歌。卿雲，古為祥瑞之兆）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中的詩名，建議以“復旦”為校名，這就是現今的上海復旦大學。

1905年，于右任結識孫中山，加入了同盟會。此後，又辦了和他一樣命運多舛、影響頗大的幾份報紙。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報》問世。這是革命黨在國內創辦的第一家大型日報。這份報紙竟然沒用光緒年號，用的是干支和公元紀年。80天後，報館因鄰居失火而遭毀壞，于右任又在1909年3月26日創刊《民呼日報》。92天後，于右任被當局拘押25天，過堂8次，最後被逐出英租界。然而50天後的10月3日，又一份藏匿“于”字的《民籲日報》出現在上海灘，48天後《民籲日報》又被查封。

雖然屢受重創，但于右任不屈不撓。1910年10月11日，又有《民立報》現身上海，社長又是于右任。這是代表同盟會的報紙。“不用招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民立報》更加大膽。于右任也贏得了“先生一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之美譽。

說來有趣，于右任真的拿槍上過陣，指揮過千軍萬馬。1918年，他應邀回到家鄉，擔任“護法運動”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在他的指揮下，陝西靖國軍和南方“護法運動”遙相呼應，給了北洋軍閥沉重的打擊。

辛亥革命成功後，于右任被孫中山任命為交通部次長，代理部務。于右任擔任交通部次長後，分管路政、郵政、電政、航政等事項。他調低了電報費的價格，降低了電報的費用，為國民做了許多好事。可惜隨着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于右任也跟着辭職，在任只有4個月。此後，于右任除了在軍界任職，還多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6年1月，任陝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任審計院院長、故宮博物院參事；1931年2月，任監察院院長。特別是監察院長一職，他前後共擔任了33年。在監察院院長任上，于右任明德肅貪，彈劾過兩個魚肉百姓的縣長，甚至殺了一個與蔣介石聯絡有親的中央信託局運輸處長林世良。後來，他居然將槍口瞄準了國民黨的幾個“部級巨貪”。在蔣介石袒護“巨貪”時，他拍案大怒：“監察何用？監察何用！”蔣介石曾經想要撤掉“于（榆）木疙瘩”，只因于右任清廉，只得讓他接着做沒有實權的“監察院長”。

于右任無論到甚麼地方視察，一律拒絕地方招待。抗戰時期，于右任經過安徽祁門縣，縣長準備讓他好吃好住。哪知他冷冷地對縣長說：“我的吃住不要你管，只有一件事情求你辦——這一路上看見許多橋樑都損壞了，希望你想方設法把橋修好，你辦好了比請我們吃住好多了！”

1918年，陝西大旱，于右任為賑災募捐四處奔走，他的長子于望德結婚時，他把婚筵辦成了募捐現場。婚禮後，他把所有的賀禮都當作賑災善款，送到了陝西。隨後，他又購買了100擔小米，抱病回到陝西開設粥廠，救濟災民。

1927年，在武漢國民政府主持工作、後來淪為漢奸的汪精衛，試圖彰顯革新派的形象，在鼓噪一系列“國術貽害國人”的論調中，說甚麼“中國衛生行政最大的障礙就是中醫中藥，如果不把中醫中藥取消，不能算是革命。”1929年2月，在南京政府召開的第一次大規模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由時任上海醫院醫務長余雲岫起草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得以出籠，引起輿論一片譁然及社會憤慨。同年3月22日，全國中醫救亡請願團趕赴南京，作為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對中醫界的抗爭精神極表同情，他說：“我一生都看中醫吃中藥，在我們陝西，全省只有一間教會辦的西醫院，一共只有三個西醫醫生，絕大多數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醫治療的。所以，中醫對國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貢獻；現在西醫褚民誼等當政，想把中醫消滅，這等於洋教徒想消滅全國和尚、道士一樣，那怎麼可以呢？”筆者在這裏要提一下，

褚民誼也和汪精衛一樣，後來成了漢奸。而于氏的傷寒症，也是被中醫治癒的。

三

于右任擅歌賦，長詩詞。他的詩，熱愛祖國，親近人民，著有《右任詩存》、《右任文存》等多部作品，僅傳世的詩詞就有 1000 多首。

上廬山，他目睹耳聞轎夫的負重和歎息，寫下《聞廬山輿夫歎息聲》：“上山不易下山難，勞苦輿夫莫怨天。為問人間最廉者，一身汗值幾文錢？”

為了宣傳民主思想，于右任還寫了“下里巴人”的跑早船歌詞：“正月裏來正月正，吉利的話兒說幾聲，中華民國是民主，民權有了就太平。地方自治辦得好，尋點兒快活玩花燈……”。

抗日戰爭時期，于右任參觀成吉思汗陵墓，寫下慷慨激昂的《越調·天淨沙》：“興隆山上高歌，曾瞻無敵金戈，遺詔焚香讀過，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

1945 年 8 月，毛澤東到重慶談判。9 月 6 日，于右任招待毛澤東等人。宴席上，長鬚飄飄的于右任稱讚毛澤東的詩詞作得好。毛澤東卻說：“怎抵得上先生‘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啊！”

對於國共兩黨，于右任曾提出著名的“合則兩益，離則兩損”的觀點。1949 年 11 月 29 日，他被蔣介石裹挾去了台灣，結髮夫人高仲林和長女被留在大陸。海峽相隔，親情難忘。1958 年，在他和高夫人結婚 60 週年前夕，他含淚賦詩：“兩戒河山一枝簫，淒風吹斷咸陽橋。白頭夫婦白頭淚，留待金婚第一宵。”

于右任被譽為“中國草聖”，他的“于草”，被人視為瑰寶。于氏書法得力於《鄭義碑》、《石門銘》等，所謂精於筆法而以稚拙簡漫出之。他從碑入草，

尤於唐代懷素的小草千字文用功甚勤，造詣甚深。于氏布白用心，於寬博瀟灑中別具神韻。其書作如：文天祥的《正氣歌》、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均在 2004 年以高價拍賣。然而，于氏平時給人寫字卻不要錢。他應出版社之約，編定的《標準草書》刊印時，與出版商約定他不取稿酬，只要求將《標準草書》的定價定低一些，以利於讀者購買。

于氏給很多人寫過字，題過詞。抗戰時期，他為將士題得最多的是“為萬世開太平”。後來，給南洋華僑建關帝廟題的楹聯是“忠義二字團結了中華兒女，春秋一書代表着民族精神”；給復旦校友題的是“將中國道德文化從根救起，把西洋科學文明迎頭趕上”；給蔣經國題的則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布衣粗食，兩袖清風的于右任，對他人卻不吝嗇。他常把私財濟助親友和部屬，而且出手大方。

晚年，他連拔牙都嫌貴，索性忍痛不拔；喉嚨發炎，他也因醫療費貴而忌醫。他的第三個兒子出國留學時，學費是借的。他逝世後，保險箱只留下生前的重要日記、信札，以及數萬元借款單。而他手書的《望大陸》，生前卻沒送人。也許他把這首詩、這幅字當作了遺言。

1964 年 11 月 10 日，于右任病逝於台北，享年 85 歲。臨終前沒有留下一句話，只是向老部下伸出三個指頭。後來有人猜測，這是他在懷念故鄉“三原”，或是他家的三間老屋，或是老屋門前三百多年的古槐。

于右任，這位被譽為“三間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的中華之子，臨終前魂牽夢縈的，仍然是大陸、是故鄉，是期盼祖國統一。

于氏去世後，遺體被葬在台北最高的觀音山上，人們在海拔 3,997 米的玉山頂峰上為他豎起一座面向大陸的半身銅像，此舉終於了卻了于氏登高遠眺故土的心願。

註釋：

¹ 黃團元：《民國要人于右任》，載於《各界》，2011 年。